

紀念戴運軌先生

王成聖

科學人才的播種者

我國「科學人才的播種者」、臺灣第一個原子核研究室的創始人；一手完成接收臺大和主持中央大學在臺復校的戴運軌先生，本不姓戴。他是明初大儒，「正學先生」方孝孺的後裔。方孝孺在明惠帝時為侍講學士，惠帝經常向他諮詢國家大政。燕王朱棣起兵南犯，明廷那一篇傳誦千古的討伐「燕賊篡位」詔便是出自方孝孺的大手筆。

南京既破，朱棣自立為成祖。方孝孺下獄，成祖命他草即位詔，這位正學先生忠義勃發，將筆摔到地上，抗聲回答：「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一怒，斬他於市之外，還要誅他的十族。也就是在他的宗親九族之外，連同門人弟子也算做一族一併殺了。方孝孺因而成為古今中外，受刑最重、株連最多的忠臣烈士。

老天有眼，刻意給忠臣留後。使方孝孺的宗族之中，僥倖逃出來一個。本語：「殺家滅族，不共戴天」之義，改而姓戴。於是一脈相承，忠孝傳家。傳到了戴運軌先生的父親戴漁笙老先生

，經商致富，樂善好施，望重桑梓。遺下四子一女，其中戴運軌先生行二。

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二月八日，農曆正月初五，先總統蔣公介石在臺北陽明山中山樓邀宴各大學資深教授。席間，蔣公欣然的告訴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說：

「戴運軌先生是我們真正的小同鄉。」

蔣夫人非常高興，親切的和戴運軌暢談故鄉風物。蔣公的故里在浙江奉化溪口鎮。戴運軌則世居同省同縣的大橋，兩地相距不到二十里。大橋比溪口更熱鬧，林林總總的店舖排列在大橋的兩側，大橋鎮因此而得名。從溪口進城到奉化，大橋是必經之路。

戴運軌先生和蔣夫人談得很盡興，蔣公則神情愉悅的表示：他和蔣夫人非常歡迎戴運軌隨時到官邸來談。戴運軌立即謙辭的說：

「這誠然是鄉晚輩的榮幸。祇是總統和夫人日理萬機，需要多作休息，不敢多所打擾。」

蔣公和夫人當下便同聲說道：

「你不必客氣，歡迎你隨時來。」

事實上，戴運軌先生和蔣公不僅是小同鄉。

而且還是小學同學、大學同事。前後任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及負責人。

民國紀元前十三年（一八九九），蔣公十三歲，開始離家就外傳。先到嶺縣葛溪，從姚宗元讀尚書。次年赴榆林村，隨毛鳳美讀易。又兩年，當年十六歲的蔣公住進岩溪村，從毛思誠溫習左傳，圈點綱鑑。這兩位奉化籍的名塾師毛鳳美和毛思誠，正是戴運軌的啟蒙師，曾相繼指導戴運軌開筆寫文章。其中毛鳳美為戴運軌唸小學時的校長，毛思誠為中學時的舍監。他後來著有一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是記述蔣公早期歷史的權威之作。民前九至八年（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蔣公十七到十八歲，係在鳳麓學堂接受新式教育。這一所鳳麓學堂也正是戴運軌幼年時期的母校。祇不過，戴運軌小蔣公十二歲。當年蔣公唸的是中學，他則在小學部就讀而已。

地靈人傑佳話一則

忠良之後，鍾靈毓秀，因而地靈人傑。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秋，蔣公以國民政府主席

，親自兼任中央大學校長。一年之後辭卸兼職，又應全校師生之請，擔任永久名譽校長以迄於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逝世，視中大學生一如其子弟。

而戴運軌也在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起，經十年的奔走努力，幾經波折，排除萬難，終使中央大學在臺灣中壢復校。由於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八月復校之初，只設物理系和天氣物理系。校名暫定為：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戴運軌所擔任的中大理學院長，實際上等於就是中央大學校長。

他這個中大理學院長一直做到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七月二日，方始以七十五歲的高年奉准退休。因此也可以說他和蔣公是先後主持中大校政的負責人。

由於戴運軌生前曾經說過：「（蔣公）偏愛中大之德意所及，人皆視中央大學為政府第一塊招牌之國立大學。」浙江奉化一地，在前後相距僅祇二十五年間，接連出了兩位小同鄉、老同學的國立大學校長，而且還是先後出自兩位名塾師毛鳳美、毛思誠的門下，委實稱得上是民國教育史上的一則佳話。

終戴運軌一生，可以說是全部獻身於教育。就學時期是一個標準模範生，任教期間認真負責，是蜚聲中外的的好教授。據戴運軌同在家鄉的高年親友追憶所及，他自小領悟力強，記憶力超人一籌。既聰明而又肯用功，自幼即有神童之譽。從奉化龍津小學，直到畢業於浙江省立四中，每一個學期都得第一名。儘管他家裏相當有錢，按照

規定却是學雜各費全免。

尤其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他十八歲時唸完了中學，立即獲得浙江省的官費補助，送他到日本去深造。戴運軌在東京、京都兩地整整讀了十年書。先入東京高等師範攻理化，再進京都帝國大學唸物理。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他二十九歲畢業，一連獲得兩個學位。像這樣一位在校時學行兼優，名列前茅的老師往講壇上一站，當然是任何刁鑽古怪的學生也難他不到了。

於是他一回國便在大學任教，民國十六年八月起任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物理學教授。自後直到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三）四月四日，以突發性心肌梗塞症病逝。教了五十年的書，歷時達半個世紀又五年之久。

五十五年之間，他所任教的學校，都是著名學府。以北師大起，按任教前後為序。是為中大、金大（金陵大學）、川大、空軍參謀學校（今之空軍指揮參謀大學）、臺大、清大、陸軍工兵工程學院，最後任中國文化大學研究教授、華岡教授。

論職位，一出學校便當教授，五十五年間的變遷，充其量也不過臺大教務長兼理學院長、代理校務，清大原子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中大理學院院長、中國文化學院理學部主任、物理系名譽主任。以及國外的美國明尼蘇達州名譽研究員，柏克萊加州大學輻射研究所客籍研究員，如斯而已。

臺大人裡數他第一

在九所大學裏教了五十五年書，由蔣經國總統頒以：「績學貽徽」輓額的戴運軌，一生之中致力最多，同時也是他念茲在茲，時刻難忘的三所學校，厥為中大、金大與臺大。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八月，二次北伐告成，國民政府遷入南京大行宮以後。戴運軌在北師大教完了一年物理，忽然接到東南最高學府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的聘函，欣然載道，南下就任中大物理學教授。一進校門，便發現中大的校訓：「誠樸」二字。

從此，他便引申其義，終其生以：「誠云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以此求知，何患無成？」乃至：「惟其樸實無華，方能刻苦用功。」當作他畢生服膺的座右銘。而且經常提出來和他所教的學生相期勉。從那個時候起，戴運軌就彷彿自己渾然已與中大結為一體了。

至於他和金陵大學的深摯感情，則是因為他曾任金大一教八年。由南京而成都，自三十四歲到四十二歲。前四年在南京，正值抗戰爆發以前「黃金十年」的顛峯時期。國家欣欣向榮，生活富裕安定。

後四年則在四川成都華西後埡，逃警報，挨轟炸。吃八寶飯（粃、粳、粉、糠、石、泥、壘、沙）、住竹籬笆。而且還秉持學人報國之一念，響應政府號召。在器材、物質極度匱乏的情形之下，從事五射線和航空風洞的研究。樂與苦，幸福與災禍，在這兩個四年間形成尖銳的對比，因而給了他無其數難忘的回憶。

戴運軌是在抗戰勝利後一年，由當時的教育

部長朱家驊，畀予他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從成都直飛臺北，將日據時期所設立的臺北帝國大學，改爲今日以「臺大人」一詞頗足以自傲的中華民國國立臺灣大學。

由於此一特殊使命，使得戴運軌自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底離開南京，和金大內遷師生一同乘船西上入川以後，一直到辭世前都沒有回過江南故鄉。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三月十二日搭乘軍用機直飛臺北，以臺大教務長兼代校務的名義接收臺北帝大，助手只有馬廷英一人。因此臺大正式成立以後，戴運軌第一批所僱用的竟然是兩名日籍職員。

由於日本大學學制，並無教導處與訓導處之設，僅在各學院分設「學生課」負責訓導及教務。於是他的頭一步工作便是督飭兩名日本人整理檔案和原有學生的學籍。當年臺大成立之初；可以謂之爲雜亂無章，百廢待舉。最令他頭痛的，是每天夜晚鬧小偷，從照相機、電風扇偷到電話機和殘餘儀器。而且當年的小偷多半是外行，往往打破容器聽任水銀瀉地。

戴運軌先生在傷透腦筋，痛心疾首之餘，只好親自出馬懇邀一位水源里里長陳頭波，以他爲首組成一支五人守衛隊。在陳頭波的威力掃蕩之下，才使小偷漸漸絕跡。

新舊交替貢獻甚鉅

「臺大學則」，是這位享譽國際的物理學家戴運軌教授親手擬訂的。挨過二百餘枚盟機炸彈

的臺大校舍，也是由他一一修復的。臺北帝大所有的日籍教授在他安排之下陸續遣送回國。一批又一批望重士林，學有專長的著名教授，也是由他千方百計羅致禮聘來臺。

直到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七月底，新任臺大校長陸志鴻到職，戴運軌方始擺脫校務專任教務長。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夏，他再辭教務長全心全力創設臺大物理學系。前後兩年間，接收帝大，改設臺大，堪稱臺大有史以來第一人。在臺大已充份發揮了戴運軌專家學者的治事長才。然而比起自民國四十七年以迄五十七年，歷時十一年方始有成的中大復校，則更有如小巫之見大巫。關於中大復校之艱難困苦，波折重重。戴運軌曾在中外雜誌第十六卷第四期起發表的：「二十七年的回憶錄」長文中記述頗詳，本篇無須贅陳。倒是還有一件他自己從未齒及的缺聞，值得在此一提。藉此也可獲知先總統蔣公對於中大關愛之切，以及前後任兩位奉化籍中大校長相知之深。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元月十四日，苗栗縣議會致函戴運軌，請他決定在苗栗成立中大大學部，戴運軌還來不及回答。三天之後，該會便通過臨時動議，開始對他施以人身攻擊，痛斥他：「堅持一己偏見」、「實非主持教育適當人選」。同時函請教育部：「另行遴派」，又請審計部、主計處、財政部：「剔除中大遷校預算」。再散佈文章，攻訐私德，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另一方面，則主張遷校內湖的若干中大校友，在向教育部陳述意見，到戴家去爭論不休之外，更

利用部份立法委員，決議召開教育小組會議，就遷校預算問題，對戴運軌提出質詢，藉以增加壓力。立法院的通知一到，戴運軌回想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十二月二十日，臺大校長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挨了省議員郭國基一砲，被他氣得當場昏倒，竟因腦溢血死在議場的那一幕。情不自禁心中有點發毛。往後他到立法院答詢，請哀哀諸公細看中大遷校預算備註欄，明明白白寫的是：「專供中大遷校中壢購地之用」。繼而再作一小時的說明，方始獲得立法委員的瞭解。却祇是，中壢乎，內湖歟，雙方爭執猶烈。戴運軌處在夾縫之間，萬不得已。祇好謁見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張羣，面陳原委。經張羣轉報先總統蔣公後，不出五天，蔣公親自批示：「准照閣部長（振興）所呈，並以戴院長（運軌）意見：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決在中壢早日興建，不得再有其它意見，以免延誤。」中大遷校中壢，方告定案，就此順利進行。

戴運軌先生誕生於民前十三年（一八九九）一月九日，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四月四日在臺北病逝，堪稱跨越兩代（清朝與民國），經歷兩個世紀的我國現代學人；少年時期，立身於「歐風東漸，揚棄國故」「新科少識字之人，舊學斷讀書之種」的清末民初新舊交替之際，而能淬厲奮發，學貫中西，開拓科學領域，成爲科學人才的播種者，即他早年所編著中學物理教科書風行全國，歷時達數十年之久而論，謂之爲「桃李遍天下」，當不爲過，他對於現代新中國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